

日常活動的非日常敘述：楊萬里的閱讀生活

汪 超

在古代，閱讀生活是知識精英區別於一般民眾最基本的日常生活特質之一。過去，我們多以「讀書」來指稱此類日常活動，甚至認為「書齋生活也許不是很理想的詩歌題材，因為它的環境比較狹小，內容比較單調，所產生的心態比較平靜，這些條件都不利於靈感的產生」^①。現在看來，閱讀生活無疑並非僅是書齋生活，它涉及知識精英日常生活的諸多方面，也是他們建構身份認同的重要方式。楊萬里曾自嘲說：「平生刺頭鑽故紙，晚知此道無多子。從渠散漫汗牛書，笑倚江楓弄江水。」（《題唐德明建一齋》）^②（P56）看似已經脫離鑽故紙的慣常，對汗牛充棟的書籍不聞不顧，但平生刺頭的努力仍留下了眾多痕迹。

誠齋三十六歲盡焚少作，故而除少數回憶片段之外，他少年時代的閱讀敘事幾乎無從追覓。所以本文展現的是在非科舉壓力下，誠齋的日常閱讀活動狀態，並觀察他對這一日常活動的去庸俗化、非日常性呈現。相對於同時代的陸游、范成大、辛棄疾等經典作家，這似乎是誠齋閱讀生活敘述的一個重要特點。

一 楊萬里閱讀生活狀態的多重呈現

閱讀是古代文人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被認為是與先賢往聖對話的最佳方式之一。唐人說：「書卷展時逢古人」（白居易《不出門》）^③（P1895）；「古人雖已死，書上有遺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韓愈《出門》）^④（P4）

兩首詩題相反，「開卷」活動卻相同，似乎不論身在何處，閱讀都不可或缺。閱讀活動看似只需一編在手，其中物理條件、心理狀態、時空境況的牽扯卻複雜而微妙。楊萬里書寫不同閱讀狀態，真實而生動，既不刻意表現，又不有意隱藏，可謂諸相畢現。這種多重呈現，交織雜陳，展示其閱讀活動的豐富場景，也說明閱讀活動在其日常生活中的分量。

一、閱讀作為生活習慣

楊萬里並不總把閱讀活動寫得莊嚴端正，反而時常刻畫自己的倦讀情緒。他午覺睡醒，「意象殊昏昏也。強取故書，讀未竟篇，童子自外來云：『有客。』予急取其謁視之，則永嘉道人馮君。」（《送馮相士序》）^⑤（P2783）「強取」與「急取」的對立動作，形象生動地表達出其情緒變化：日長無事，雖乏閱讀慾望，卻只能以此消磨閑暇；有客來訪，將他從無聊的閱讀活動中解放，使他歡欣雀躍。閱讀就像詩人的飲食日常，無聊展卷強讀，不正是一種習慣性的生活狀態嗎？

與陸游、辛棄疾十分不同，誠齋很少刻意強調「愛讀」、「苦讀」之類的主觀情感。陸游的「讀書」詩，喜歡追憶苦讀而生發「胸懷壯志者未能實現人生理想的失意之嘆」^①。同樣，辛棄疾也十分強調「苦勤」^⑤。誠齋描述得更多的是「兒時作劇百不懶，說著讀書偏起晚。乃翁作惡嗔兒痴，強遣飢腸饒蠹簡」（《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這類刻繪童年懶學的生活場面。^②（P800）誠齋並非沒有苦讀經歷，他曾回憶寒冬讀書僧寺時，「火冷燈清

飛雪片」(《寄題劉成功錦里》)。(P114)「夜書細字燈前月，朝茹寒齋瓮中雪」(《送胡聖聞入太學》)的苦讀場景雖感同身受。(P204)但他細述這種場景的次數並不多，也很少寫出鼓勵兒孫苦讀的作品。似乎苦讀無甚可炫耀，日夜修習的過程中，閱讀就成了他的生活習慣。

誠齋詩一再書寫作為習慣的閱讀生活。他出門習慣攜帶書冊：「挾冊登車強出門，展來未讀眼先昏。無端又被春風妒，葉葉吹開更揭翻。」(《轎中風翻書卷》)；(P135)「肩輿正好看山色，兩里兩窗開不得。此外只有書可觀，斜點又來濕書冊。」(《連嶺遇雨》)(P202)雖然攜書出門，詩人卻更希望欣賞山光水色，心思並不在書冊上，閱讀只是詩人的習慣選擇。「兩腳遍雲水，群書久網絲。卻因三日痛，理得數編詩」(《足痛無聊塊坐，讀江西詩》)，(P209)寫他病中不能縱游山水，「無聊」而習慣性地選擇讀書。長年與書冊打交道使得閱讀活動成為詩人的習慣。

從為逃避學習被罰，到寒冬勤學，繼而到年老尤不廢書，閱讀已經成為一種生活習慣。但作者卻並未將閱讀當做日常生活的必需來敘述，書冊甚至成為出行、病中的無聊點綴。因此，他並不刻意迴避閱讀的倦怠狀態，也不刻意強調苦勤，展示了不同於陸游、辛棄疾等人的閱讀生活狀態。

二、閱讀活動的休閒功能

雖未將閱讀擺在日常生活的首位，但誠齋對閱讀的興趣毋庸置疑。他晚年說：「予生平百無所好，而顧獨尤好文詞如好好色也。」(P328)其閱讀活動由此具備了休閒生活的意味。他讚賞公牘勞形之暇，還能保持一片冰心，「夜將官本校家本，萬山圍里短檠燈」的丘成之(《題丘成之司理明遠閣》)。(P299)他艷羨修造看山亭的黃才叔能「朝來看山佳有餘，為渠更盡一編書」(《題黃才叔看山亭》)。(P51)或許是出於這種艷羨，淳熙五年(一一七八)守常州，他興建了多稼亭，休沐日「晨起袖書冊，急登亭上嬉」(《休日晴曉，讀書多稼亭》)。(P508)

中年之後，誠齋不再有科舉壓力，因此閱讀活動較為自由。前引諸詩已見其閱讀時間之自由：夜讀、晨讀、雪中讀、雨中讀、病中讀、行旅中讀，其他諸詩又有《秋夜讀書》《雨後清曉梳頭，讀書懷古堂》《新晴，讀樊川詩》等……可謂不擇時而讀。閱讀內容以文史為主，《讀陳蕃傳》《讀白氏長慶集》《讀淵明詩》之類的詩題，卷中甚多，但較少涉及內外典籍。詩人自道：「至於好晉、唐人之詩，又好詩中之尤者也」(《唐李推官推沙集序》)。(P389)又謂「予不知佛書，……所知者，儒書耳」(《石泉寺經藏記》)。(P308)可以自主選擇閱讀時間和內容，誠齋的閱讀生活敘事充滿自適的意味。

有時，誠齋會特別傳達獨特的閱讀感受。他讀于瀆、劉駕等人詩歌倍感愁怨，寫道：

劉駕及于瀆，死愛作愁語。未必真許愁，說得乃爾苦。一字入人目，哲出兩睫雨。莫教雨入心，一滴一痛楚。坐令無事人，吞刃割肺腑。我不識二子，偶覽二子句。兒曹勸莫讀，讀着恐愁去。我云寧有是，試讀亦未遽。一篇讀未竟，永慨聲已屢。忽覺二子愁，並來遮不住。何物與解圍，伯雅煩盡護。(《讀唐人于瀆劉駕詩》) (P1830)

誠齋此篇刻繪自身閱讀體驗時，頗有曲折，描寫閱讀過程則一步一喻，互相關聯。閱讀時，字入眼即受刺激，被感動生出淚雨。淚雨入心，是品味詩歌的狀態，「一滴一痛楚」極言所受感染，再三陳述劉、于之詩帶給他的心理衝擊，其後才說他未聽人勸阻，以致心如刀絞，淚如雨下。詩人也知道于、劉二人只是好做愁語，並不一定真愁。但只有浸淫其中，才可能受其情感左右。而句中「無事人」三字也正是休閒活動的旁批。

誠齋曾手抄友人歐陽鈇詩句，「每鳥啼花落，欣然有會於予心，遣小奴挈瘦樽，酌白酒，釀一梨花瓷盞，急取此軸，快讀一過以咽之，蕭然不知其在塵埃間也」(《跋歐陽伯威詩句選》)。(P3758)鳥啼花落的此微變化讓詩

人興發感動。品詩與品酒兩種感受，造成生理與心理的雙重刺激，形成以食喻詩的效果。而櫻樽、梨花瓷盞等酒器之美，也能觸發審美體驗。此中愜意，詩人以為可以忘卻凡塵俗世。也難怪講究休閒體驗的明人會以此之風雅脫俗的趣事。(P106)

楊萬里以讀書休閒，觸發遐思而獲得精神愉悅、審美感受。休閒活動本身是日常生活的一種狀態，當時人們不論貴賤均應有這種生活狀態，只是其表現形式不同。楊萬里的閱讀活動也與休閒活動有交集，且這一交集應該是文士階層較普遍的休閒活動方式。而誠齋休閒閱讀活動的敘事焦點是在審美體驗上，這與日常生活的庸常敘述是有距離的。

三、社交化的閱讀活動

楊萬里習慣性或休閒化的閱讀活動相當自由，也相對輕鬆愉悅。私密性的閱讀活動突出讀者個人興趣，審美享受也多屬於個體體驗。但閱讀活動有時交際色彩鮮明，呈現正、負兩面的閱讀效果。

讀者與作者社會地位相仿、文學造詣對等，是產生正向閱讀效果的有利條件。誠齋與周必大之間的政治、學術立場不諧，但在鄉邦之誼上，卻維持着長久的友好關係。且「慶元黨禁之中，周、楊力求遠禍、蕭然事外，在相似的心境之下，二人更易於達成同情與理解」。(P296-307) 往還尺牘記載了楊、周鄉居期間的閱讀交流。楊萬里聽說他「偶作一二閑文字」為周必大所知，於是「錄二通呈似」(《與周丞相》)；^②(P294) 周必大要求「盡子詩寫來」，楊萬里即呈「嚙語《憶秦娥》小詞」以「仰供仲尼之莞爾，不勝主臣」(《答周丞相》)。^③(P390) 征索詩文是當時文人常態，索求對象的才具一般都熟知，認為其詩文會給自己帶來審美愉悅。周必大索文，正是對誠齋文學水準的認可。

周、楊共同的閱讀交流較為充分。周必大讀過楊萬里所作虞允文墓誌(所謂「《虞公銘詩》」)，曾為其指誤。誠齋道：「示教，當改為《神道碑》

……至如書史誤以「勅」為「戮」，亦蒙是正。而文病之尤者，乃獨不揮匠石斲鼻之斤，不試醫生洗腸之方，豈姑摘其細，以塞其求，靳其妙而不屑於教乎？」(《與周丞相》)。^④(P135-136) 誠齋對周必大頗有知音推許，所以希望周氏不但正其筆誤，且能治其文病。楊萬里《紀羅楊二子游南嶺石人峰》詩得周氏題跋，「睹者以為某之詩，真足以當此。不知老先生眼力到處，胸中蘊此一段詩評，久未吐此，特因某而發，故借《石人峰》以裝鋪席」。(《與周丞相》)。(P125) 誠齋盛讚周氏跋文，其中既有對自己詩歌的自信，同時還嘆服周的文學造詣。閱讀交流活動正是兩人鄉居交誼的重要方式之一。這也是正向閱讀效果的例子。

誠齋敘述酬唱活動總是顯得興致極高，但這些閱讀活動的效果頗多負向。楊萬里的書序、題跋，不少是無聊應酬之作。他在《千岩摘稿序》《黃御史集序》《約齋南湖集序》等多篇序文提及他人送書求序，這為誠齋帶來文債之苦，自然會產生倦讀情緒。《跋蕭彥毓梅坡詩集》《謝曹宗臣惠雙溪集》兩文以沈約、謝朓夸人，難免吹捧過度之嫌。不過應酬文字，濫用「差比」效果，誠齋也不得不為之。實際上落到誠齋自身，他是有所警覺的。周必大曾以司馬遷喻楊萬里，誠齋《與周丞相》回復用大半的篇幅對此表示不滿。他清醒地認識到周必大的誇讚是出於交際應酬慣習，所以他再三剖白自己求教請益的「一寸丹心」，甚至於問周是否專以子長許人。

類似應酬性的閱讀活動自由度較低、閱讀質量無從保證，《觀書》就寫出了這樣明知無益，卻無可迴避的懊惱：

客從遠方至，遺我書一編。覽舊眼全痛，誦新神頓還。初披愁欲盡，久玩翳不妍。情知無佳處，閔免復竟篇。庶幾槁滓中，或歷腴一涓。終然寂無獲，所獲倦且昏。倦甚得佳睡，猶勝不得眠。(P781)

詩人直言早就知道讀之無益，又不得不讀。詩人說想翻檢「槁滓」、擠壓出一點點「腴」，卻一無所獲。結末以幽默的口吻自我安慰道，雖然讀得很辛苦，卻有助快速入眠，這總勝過失眠。詩歌幽默而真實地記述了他不

愉快的閱讀體驗，讀來令人莞爾。

四、小結

誠齋展現給我們的閱讀生活形態十分多元，其面向的話題也極為豐富。以上三段不過略舉其大者。誠齋的閱讀交流對象不單是朋友、同僚、後進，父子相與論文的場景也曾出現在誠齋筆下。如拖着病體與長子同讀杜詩，他寫有《與長孺共讀杜詩》。初秋時節，與次子次公讀書，他作《初涼與次公子共讀書冊》。讀劉承弼《和陶詩》時，「兒踞而請曰：『東坡、西溪之和陶，孰似？』」（《西溪先生和陶詩序》）（P324）於是誠齋便與其詳細剖析。這也難怪楊萬里諸子多能詩，且文學感覺敏銳。誠齋《渡揚子江》二詩曾被「大兒長孺舉似范石湖、尤梁溪二公間，皆以為予詩又變，余不自知也。」（《誠齋朝天續集序》）（P374）閱讀、創作的活動與兒子互動，詩人不但獲得家庭生活的天倫之樂，更在傳承家族文化、進行家庭教育。相對於陸游來說，楊萬里書寫父子共讀、相互論文的作品並不特別多。但形式上更加豐富，結篇構句幾無重複，使人讀來興味盎然。

此外，又如族人間的雅集酬贈、鑒藏活動、旅途讀題壁、夜聽鄰人誦書等與閱讀相關的活動都在誠齋卷中。這些記述從一定程度上豐富了誠齋閱讀生活涉及的寬廣度。而誠齋的部分閱讀活動敘述帶有一定普遍性，如交際性閱讀中的差比誇讚，休閒性閱讀中的審美追尋。但在交際性閱讀中，對差比反饋之強烈則不常見。至於他敘述閱讀活動，並不將閱讀活動與庸俗日常生活過多牽連，不像陸放翁隔不了幾句就要出現生活場景與閱讀活動混一的敘述。不過，誠齋也不刻意突出苦讀、勤讀的意義，反而經常性地翻出倦讀的白眼，寫下自己強讀的無奈，其筆力之重、程度之深均為一時罕見。

二 誠齋閱讀活動空間敘述與意境的營造

閱讀活動需要一定的物理空間展開。活動者書寫空間中各種感官體驗，營造出特定意境。楊萬里書寫的空間類型較多，他通過刻意強調閱讀空間的特殊性，拉遠其與普通生活環境的距離。在閱讀空間的呈現上極度審美化，以物質性細節突出其非日常性，營造出特殊的審美意境。有時，誠齋敘述閱讀空間情境還有自炫身份的效果。

一、去庸俗化的空間審美敘述

日常生活瑣碎細屑，與陽春白雪的文藝活動似乎並不兼容。楊萬里曾戲謔友人在窘迫的日常生活中堅持創作：「低紅揜翠曲未終，小兒索飯啼門東。」（《題吳夢與古樂府》）（P176）吳夢與沉浸於敘述煙柳繁華的都會樂府創作，但家人有飲食生存的需求。二者取向的矛盾衝突在特定時間點爆發，形成強烈的對比，造成了別樣的藝術效果。這也說明誠齋深諳文藝審美與瑣碎日常，在大部分情況下的格格不入。楊萬里守常州，建多稼亭，休沐日「晨起袖書冊，急登亭上嬉」，以躲避「若非僮僕病，定復兒女啼」的庸俗日常（《休日晴曉，讀書多稼亭》）（P508）他刻意拉開閱讀活動與家庭生活距離，使得閱讀空間審美化。這種遠離庸俗日常的閱讀活動，正是他所艷羨的「朝來看山佳有餘，為渠更盡一編書」。詩人看來，青山嫵媚、佳氣時來的愜意閱讀環境，使人心情愉悅，更具審美衝動，因此也更利於閱讀。誠齋對閱讀、創作環境的要求，賦予多稼亭的審美意義，友人也甚為熟知。范成大《冬至晚起枕上有懷晉陵楊使君》說：「多稼亭邊有所思，冬來撚卻幾行髭。也應坐擁黃綢被，斷角孤鴻總要詩。」（P296）句中特別提到多稼亭這一特殊文藝空間，與主人拈鬚吟唱的關係。

閱讀活動雖雖樣貌萬殊，但與書齋有着天然聯繫，誠齋對此也有審美化的描述：「何如閉目坐齋房，下簾掃地自焚香。聽風聽雨都有味，健來即

行倦來睡。」(《書莫讀》)(P624)誠齋對書房的私密化尤為強調，其意也在拉開與日常生活的距離。他特別說到身處齋房可不必顧忌其他日常生活事務，坐臥其間，聽風聽雨都可以帶來美感，可以陶冶性情，觸發感懷。所以，親手下簾、掃地、焚香等事也具有了詩意。放下簾幕，空間的私密化、個人化更加突出。說到焚香，香料類型本就有個人偏好，燃香又使該空間的非庸常屬性越發分明。在這私密空間，詩人可「信手取詩卷，細哦三數章。初披頗欣愜，再攬忽感傷。廢卷不能讀，起行繞胡床。古人恨如山，吾心澹於江。本不與彼謀，云何斷我腸。感罷翻自笑，一蟬催夕陽」(《卧治齋晚坐》)(P203)隨意取閱詩卷，感懷今古；不欲讀時，又能自由廢卷。如此，帶給詩人斷腸感懷的閱讀，又讓時間容易消磨。該詩末句以「蟬」與「夕陽」溝通室內、外空間，誠齋該詩前云「下簾」似乎隔斷了室內外，但聲音與陽光均可溝通內外，使得全詩意境更具美感。蟬聲催落日，還帶着一種淡淡的憂傷。蟬的生命短促與夕陽的美好而短暫，是時間流逝、生命脆弱的憂傷。但書卷中的愛恨，卻可以度越時空，讓詩人為之興嘆起行。詩人這種細膩的生命感受，通過對空間意境的非日常化處理呈現出來。

相較而言，楊萬里詩刻畫閱讀空間意境美的例子甚多。同時代的范成大詩歌較少關涉閱讀話題，對閱讀環境的敘述也較為扁平。辛棄疾偶爾也會刻畫審美化的閱讀空間，如其《踏莎行·賦木樨》有「未堪收拾付薰爐，窗前且把《離騷》讀」(P274)提到在桂花盛開的窗前讀《離騷》，但相似的呈現不多。陸游的閱讀空間時常與生活空間雜陳並敘，如其「夜深青燈耿窗扉，老翁稚子窮相依。齋鹽不給脫粟飯，布褐僅有懸鶉衣」(《書嘆》)(P1982)「出戶風霜欺短褐，讀書父子共昏燈」(《乞奉祠未報食且不繼》)(P2063)再加上眾多寫書燈油膏的作品，哪裡有什麼美感，讀來倒是讓人滿生窮困之嘆。誠齋則不作窮城困嘆，雖然生活也是細屑瑣碎，但字裡行間仍有審美的詩意。

日常活動的非日常敘述：楊萬里的閱讀生活

二、空間標誌物的細節呈現

閱讀可以簡單到極致，一卷在手，別無他求；也可以非常複雜，物質要求嚴苛。楊萬里詩文常突出閱讀環境的物質細節，並以此區隔空間、營造意境。

他曾數次題寫鄉校、義學等士人學習的空間，敘述與閱讀活動相關的物質，時有驚人之語。「七星岩畔築齋房，獨秀峰尖作筆床。買書堆上天中央，海表學子來奔忙」(《題湖北唐憲桂林義學》)是讓筆者非常有感觸的句子。(P2075)他強調桂林義學的書齋環境，「獨秀峰尖作筆床」當然是誇張的說法，詩人突出士人課業文具，意在強調該空間的特殊性。「買書」一句承前而來，也是誇張義學藏書之富。不論是筆床，還是書籍，都不是飲食日常的必需品，而是表達閱讀空間特徵的標誌物體。

通過空間標誌物的細節描述詩意地表達閱讀生活，還呈現了詩人心中理想的閱讀環境，營造出具有美學趣味的意境。書冊、手卷等文本載體是閱讀空間的標誌物，詩人十分關注文本物質載體。通過對其細節描述，呈現閱讀活動的物質審美趣味。觀賞前輩手卷時，他最先注意紙張，「三韓玉葉展明燭，諸老銀鉤卷碧鮮」(《題曾無己所藏高麗足紙，蔡君謨、歐公筆跡》)(P1225)又如「竹坡集里曾相識，驚見蘭亭繭紙書」(《跋黃文若詩卷》)(P1439)他託人印撫州公使庫版書時，曾專門指定用紙：「家藏撫州公使庫《六經》，偶缺《三傳》之釋文。敢乞頤指小史，以清江薄紙印補，便中惠我。至幸，不必裁割也。」(《答王提舉大著作郎中》其四)(P3695)或可推測楊家舊藏的《六經》是清江薄紙所印，詩人為使所求《三傳》之釋文「與家藏《六經》尺寸一致，故而特地交待「不必裁割」。文本物質載體也是閱讀生活審美感受的來源之一。

誠齋《謝福建茶使吳德華送東坡新集》對閱讀空間及其附屬物的細節呈現十分成功，其詩云：

三十一

黃金白璧明月珠，清歌妙舞傾城姝。他家都有儂家無，卻有四壁環相如。此外更有一床書，不堪自飽飽蠹魚。故人遠送東坡集，舊書避席皆讓渠。……病眼將奈故書何，故書一開一長嗟。東坡文集儂亦有，未及終篇已停手。印墨模糊紙不佳，亦非魚網非科斗。富沙棗木新雕文，傳刻疏瘦不失真。紙如雪繭出玉盆，字如霜雁點秋雲。老來兩眼如隔霧，逢柳逢花不曾覩。只逢書冊佳且新，把玩崇朝那肯去。……故人憐我老愈拙，不寄金丹扶病骨。卻寄此書來惱人，挑落青燈搔白髮。(P800)

這首詩本質上是一首應酬之作，誠齋妙筆卻寫得活潑生新。詩人以黃金、珠璧、美女起句，但這一派暴發戶嘴臉在「他家都有儂家無」七字中消解。他卻俏皮地逼出一句「四壁環相如」，但有滿床圖書，造成與「他家都有」的對比。讀者正要感嘆，詩人又說這些書滿是蠹魚，讓人又心下黯然。但這滿床敞書，既是東坡新集的「對照組」，也是詩人對家中閱讀空間的物質化表達，舉出實物呈現其閱讀功能。從「病眼將奈故書何」直至「把玩崇朝那肯去」這一段，詩人從閱讀感受對比新、舊本的細節差異，這些細節絕大多數體現在物質層面。詩人以兩組比喻分別形容新、舊本書：舊書「印墨模糊紙不佳」，又受蟲蠹，似漁網之滿是孔眼，字跡有如蝌蚪團團不清。「字如霜雁點秋雲」一句兩喻形容新書，既以秋天白雲邊的雁行比擬墨跡清晰整飭；白雲又可形容紙張之色。這兩組比喻頗有想象力，狀物貼切。末句是典型的閱讀場景，再次出現區隔閱讀空間與日常生活空間的「青燈」、「白頭」物象。這些場景的審美意境不輸于山水煙霞、河漢星垂，展現了寒門士人安貧樂道的精神境界。

當然，閱讀生活畢竟是士人的共同生活經歷，涉及的事物並非誠齋獨有。例如書燈與苦勤的鏈接具有普遍性^①，明窗淨几與陶冶性靈的勾連亦是書齋敘寫的典型模式。楊萬里也不能免俗，只是他書寫時仍然有活潑、生動的特點。唐宋文人樂用的「青燈」、「白髮」對舉，這組意象多寓年齒將

衰、憂愁漸生之嘆。如「白髮羞明鏡，青燈怯細書」(陳師道《寄答顏長道二首》其一)；(P111)「幾多愁。白髮青燈今夜，不宜秋」(毛滂《相見歡·秋思》)，(P691)詩詞率皆如此。陸游也喜歡用此，但造句上多有重復，如：

白髮都門客，青燈夜雪時。(《簡何同叔》)(P1596)

白髮秋風裡，青燈夜雨時。初心竟當負，搔首嘆吾衰。(《搔首》^②)

(P257)

千莖白髮年華速，一點青燈夜漏徂。(《題北窗》其一)(P335)

數莖白髮悲秋後，一盞青燈病酒中。(《病酒述懷》)(P703)

《搔首》四句則與前舉誠齋詩「挑落青燈搔白髮」表達的情境相近。誠齋雖未說年華衰老，但也感嘆時不我與，不能如年輕時那樣縱觀豪讀。以這兩例相較，七言說盡放翁二十字，言約意豐，誠齋略勝一籌！但放翁也頗有詩味之句，如「白髮無情侵老境，青燈有味似兒時」(《秋夜讀書每以二鼓盡為節》)(P8)寫盡對歲月的眷戀、書籍的熱愛，為其詩題做足了註腳。

三、空間敘述與身份矜誇

前文曾提及，誠齋會刻意強調閱讀空間的非日常化。有時，空間的敘述拉遠了誠齋與他人的距離，造成雙方的身份區隔。如《寄題劉成功錦里》：「同師同舍同筆硯，火冷燈青飛雪片。春風一夜吹林花，南北飄零各星散。我今頭白苦思歸，羨君山園芋栗肥。」(P114-115)詩中回憶着少年時代與劉成功同窗苦讀，筆硯、書燈在此處也是特徵化的空間附屬物，突出求學的閱讀空間。寒冬時節，火盆冰冷、燈光青瑩突出求學的艱辛，但「飛雪片」之「飛」寫活了當時氣氛，使得該空間並不全然寂寂。「我今」一句，前後對照，他敘述少年故交的生活空間已不再是書舍筆硯，而是盛產芋頭板栗的山園。這一組空間對照，在意境的經營上頗堪玩味。少年時代，讀書生涯雖辛苦卻有春風吹花的視覺效果，極具美感，而中年後同學的日常生活卻局限在了芋頭、板栗等土產上。芋栗的生產空間與筆硯

的使用空間是對立的。雖然作者口中說自己思歸不得，羨慕舊友的山園，但在這一空間場景的描述上，已經把對方擺在了另一位置，並不認為對方是如尤袤、范成大、陸游那樣可以互相唱和的文友。在心態上，有一點淡淡的優越感。

誠齋這種對自我身份的矜誇會不經意間流露，其中刻意突出非日常化閱讀空間就是表現之一。張抑與楊萬里早年同官，誠齋了解其文學才幹卻屬偶然。慶元六年（一一〇〇）他曾提到初次得知張氏能詩的雀躍心情，說：

一日，以王事同齋舍宿於浮屠之宮。談間忽聞誦五字古詩，則抵掌頓足，舍床起立，驚而自失曰：「此陶淵明輩人語也，此聲不嗣響久矣。」即索紙手抄一通，以歸於執事。（《答福帥張子儀尚書書》（P2838））

寫這封信時，距二人離別已十三年，楊萬里仍清楚地記得一個細節，即「以王事同齋舍宿於浮屠之宮」，這既是敘事，也是作者對雙方身份的自炫。當然佛寺環境多清幽安靜，宿於其中也有助詩文談興。只是詩人強調的重點在「王事」二字。

誠齋集中敘述的各色空間十分多樣，最特別的一次是他與尤袤在禁苑縱觀光宗几案上的書策。他寫道：

予昔與尤延之同侍光宗東宮講讀。一日人講尚蚤，輦未出，因與延之縱觀几案上御覽書策，有孟浩然、賈島詩集。二人相視而嘆曰……（《二近齋餘錄序》（P3347））

這是一篇書序，其內容核心應該是後文與尤袤論孟浩然、賈島詩歌，但誠齋特地提及議論的場所是在東宮。東宮屬於皇家禁苑，其空間意涵十分明確，政治屬性鮮明。尋常人不能隨意進入，更罔論閱讀身份貴重的太子所讀書冊了。突出這本無必要敘述的空間，正是詩人對自我身份的矜持與誇耀。而這也未必不是誠齋閱讀生活的多重存在樣態之一。此外，我們

不得不考慮詩人社會身份乃是循科舉而來，其社會地位正是閱讀活動的收穫。所以能在內苑觀書，本身就是閱讀活動的饋贈。敘述特殊空間，自炫身份，本質上也是在強調閱讀活動非日常的一面。

在識字率不高的時代，閱讀活動本就具有身份區隔的意義。圍繞閱讀產生的一系列日常生活活動，也多有相似意義。而空間意境的營造和空間屬性的突出，雖貌似不經意，卻恰如其意地傳達了詩人的社會身份。

四、小結

誠齋敘述閱讀活動展開的空間時，通過空間美感的呈現強調閱讀空間的非庸俗日常屬性，對日常活動進行了非普通日常的敘述。同時，以細節化、特徵化方式對空間標誌物進行審美化處理，同樣達到上述效果。而詩人敘述閱讀空間時常自炫身份。突出社會身份也是為了展示不同於尋常百姓的、陽春白雪的生活。與同時代作家比較，誠齋的閱讀空間敘述，細節化、審美化的呈現特點十分突出，但不太展示生活中的困頓。閱讀活動雖是文人的日常活動，誠齋卻以非日常的敘述拉開了閱讀與普通日常生活的距離。

三 餘論

相較而言，「中興四大詩人」存詩數以陸游、楊萬里為巨，敘述閱讀活動的內容亦多，尤袤、范成大較少涉及這方面的話題。若放到更長的時段，誠齋閱讀敘述的各個部分也可以找到同道。如前述書燈、白頭意象的運用就是顯例。誠齋敘述自己閱讀狀態時，並不刻意拔高，倒是會將倦讀的情緒展示給讀者。但這並非誠齋獨得之秘，如司馬光《次韻和復古春日五絕句》：「堪笑迂儒竹齋里，眼昏逼紙看蠅頭」；¹⁴（P5201）韓流《危坐》：「強把詩書連夜讀，喚回燈火十年心」；¹⁵（P32668）張鑑《菩薩蠻·遣興》：

「翻書欲睡驚驚覺」(P2129)說的都是這倦讀，但誠齋在散文中的敘述更活潑生動，在詩歌中則融入自然風物，顯得尤有詩味。體現出活潑、生新的「誠齋風」。

更重要的是，閱讀生活雖然是知識精英的日常生活之一，但楊萬里敘述時，經常將其與普通日常生活活動區隔。通過以上論述，我們從其閱讀生活形態的多重呈現、空間敘述的諸多刻意區隔等方面初步談到了楊萬里對日常活動的非日常化敘述特點。如果對比放翁，則尤為明顯。陸游的閱讀敘述經常與普通生活混同陳述，「孤村月白聞衣杵，破灶煙青煮芋糜」(《冬夜》)的環境下，(P2928)仍埋頭苦讀。家已斷炊尚買書，養貓避免書為鼠嚙，各種圍繞書的家長里短，一一呈現。面對同一種日常生活，同一時代的經典作家們陳述的角度，展現的方式如此不同。但二者只不過呈現方式上有所不同，其精神內核是同一的。他們都有作為知識精英的自矜，對閱讀活動與知識本身都有相當的尊重，其指向殊途同歸。若縱觀兩宋，其他經典作家是否也有這兩種不同的表達傾向？其精神實質是否有其他樣貌？這還有待來茲校驗。

註釋：

- ① 莫礪鋒《陸游「讀書」詩的文學意味》(J). 浙江社會科學, 二〇〇三(二二)。本文所論「閱讀」與莫先生文中的「讀書」概念相較，範圍上更寬一些，還包含閱讀書畫、石刻、題壁等以文字為載體的藝術表現形式。實際上，我們從前理解的「讀書」也並非單純指「書」。因為「書」是物理載體，先民的甲骨、簡帛，中古的石本、卷軸等載體與線裝書、平裝書只不過是載體形式的區別。更何況古人詩文還有單篇傳播的傳統形式(可參王兆鵬師《宋代文學傳播探原》，武漢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三年版)，詩人閱讀敘述中也

經常會提及「讀」單篇詩文的現象。就人們接受文本的途徑而言聲音與文字也有相似效果。准此而論，「閱讀」雖是後起概念，較「讀書」卻似更貼切。

- ② 辛更儒《楊萬里集箋校》(M). 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七。
 ③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
 ④ 錢仲聯《韓昌黎詩系年集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
 ⑤ 汪超《辛棄疾南渡后的閱讀生活初探》(J). 圖書館論壇, 二〇一(一六)。
 ⑥ (明)陳繼儒《小窗幽記》(M). 北京：中華書局，二〇〇八。另可參明人高濂《遵生八箋》卷七《起居安樂箋》(巴蜀書社一九九二年版第二九六頁)。
 ⑦ 許浩然《周必大的歷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寧四朝士人關係之研究》(M). 南京：鳳凰出版社，二〇一六。
 ⑧ (宋)范成大《范石湖集》(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六。
 ⑨ 鄧廣銘《稼軒詞編年箋注(定本)》(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七。
 ⑩ 錢仲聯《劍南詩稿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
 ⑪ 薛涓《宋詩書燈意象研究》(D). 重慶：西南大學碩士學位論文，二〇一三。曾對書燈做過一定程度的梳理。「窗明几淨」則更是現代漢語描述書齋的典型詞彙。
 ⑫ 冒廣生《後山詩注補箋》(M).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五。
 ⑬ 唐圭璋《全宋詞》(M). 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六五。
 ⑭ 傅璇琮，倪其心，孫欽善，陳新，許逸民《全宋詩》第9冊(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二。
 ⑮ 傅璇琮，倪其心，孫欽善，陳新，許逸民《全宋詩》第五二冊(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八。

(中國 武漢大學文學院副教授)